



傳迄至于今綿綿不墜直得徧地生華故號涅槃妙
心亦曰本心亦曰本性亦曰本來面日亦曰第一義
諦亦曰爍迦羅眼亦曰摩訶大般若若在男曰男在女
曰女汝等諸人但自悟去這般盡是閑言語遂拈起
拂子曰會了喚作禪未悟果然難難難目前隔箇須
彌山悟了易易易信口道來無不是僧問如何是佛
師曰阿誰教你恁麼問僧擬議師曰了
蘄州五祖表自禪師懷安人也初依祖最久未有省
時圓悟爲座元師往請益悟曰兄有疑處試語我師
遂舉德山小參不答話問話者三十棒悟曰禮拜著

我作得你師舉話尚不會師作禮竟悟令再舉前話
師曰德山小參不答話悟掩其口曰但恁麼看師出
揚聲曰屈屈豈有公案祇教人看一句底道理有僧
謂師曰兄不可如此說首座須有方便因靜坐體究
及旬頓釋所疑詣悟禮謝悟曰兄始知吾不汝欺又
詣方丈祖迎笑自爾日深玄奧祖將歸寂遺言郡守
守命嗣其席衲子四至不可遏師榜侍者門曰東山
有三句若人道得卽挂搭衲子皆披靡一日有僧攜
坐具徑造丈室謂師曰某甲道不得祇要挂搭師大
喜呼維那於明窻下安排上堂世尊拈華迦葉微笑
時人祇知拈華微笑要且不識世尊僧問如何是祖
師西來意師曰荆棘林中舞柘枝曰如何是佛師曰
新生孩子擲金盆

蘄州龍華道初禪師梓之馬氏子爲祖侍者有年住
龍華日上堂曰雞見便鬪犬見便齧殿上鴟吻終日
相對爲甚麼却不瞋便下座師機辯峻捷門人罔知
造詣一日謂衆曰昨日離城市白雲空往還松風清
耳目端的勝人間召衆曰此是先師末後句有頃脫
然而逝

嘉州九頂清素禪師本郡郭氏子於乾明寺剃染徧

扣禪扃晚謁五祖聞舉首山答西來意語倏然契悟
述偈曰顛倒顛顛倒顛新婦騎驢阿家牽便恁麼太
無端回頭不覺布衫穿祖見乃問百丈野狐話又作
麼生師曰來說是非者便是是非人祖大悅久之辭
歸住清溪次遷九頂太守呂公來瞻大像問曰既是
大像因甚麼肩負兩楹師曰船上無散工至閣下觀
觀音像又問彌勒化境觀音何來師曰家富小兒嬌
守乃禮敬勤老宿至師問舞劍當咽時如何曰伏惟
尚饗師詎曰老賊死去你問我勤理前語問之師又
手揖曰拽破紹興乙卯四月二十四日得微疾書偈
遺衆曰木人備舟鐵人備馬丙丁童子穩穩登喝散
白雲歸去也竟爾趨寂

元禮首座閩人也受業焦山初叅演和尚於白雲凡
入室必謂曰衲僧家明取緇素好師疑之不已一日
演陞堂舉首山新婦騎驢阿家牽語乃曰諸人要會
麼莫問新婦阿家免煩路上波吒遇飯卽飯遇茶卽
茶同門出入宿世冤家師於言下豁如且曰今日緇
素明矣二年演遷席祖山命分座不就演歸寂卽他
往崇寧間再到五祖僧問五祖遷化向甚麼處去師
曰有眼無耳朶六月火邊坐曰意旨如何師曰家貧

猶自可路貧愁殺人或問金剛經云一切善法如何
是法師曰上是天下是地中間坐底坐立底立喚甚
麼作善法僧無對師便打後終於四明之瑞巖

普融知藏福州人也至五祖入室次祖舉倩女離竟
話問之有契呈偈曰二女合爲一媳婦機輪截斷難
回互從來往返絕蹤由行人莫問來時路凡有鄉僧
來謁則發閩音誦俚語曰書頭教娘勤作息書尾教
娘莫瞌睡且道中間說箇甚麼僧擬對師卽推出

法闕上座久依五祖未有所入一日造室祖問不與
萬法爲侶者是甚麼人曰法闕卽不然祖以手指曰
住住法闕卽不然作麼生師於是啓悟後至東林宣
密度禪師席下見其得平實之旨一日拈華繞度禪
牀一帀背手插香爐中曰和尚且道意作麼生度屢
下語皆不契踰兩月遂問師令試說之師曰某祇將
華插香爐中和尚自疑有甚麼事來

雲蓋本禪師法嗣

潭州南嶽承天院自賢禪師僧問大衆已集仰聽雷
音猊座旣登請師剖露師曰刹竿頭上翻筋斗曰恁
麼則嶽麓山前祥霧起祝融峯下瑞雲生師曰紫羅
帳裏璨真珠上堂拈拄杖曰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

擊禪牀一下曰與君打破精靈窟簸土揚塵無處尋
千山萬山空突兀復擊一下曰歸堂去叅上堂一身
高隱惟南嶽自笑孤雲未是閑松下水邊端坐者也
應隨例說居山咄上堂五更殘月落天曉白雲飛分
明目前事不是目前機既是目前事爲甚麼不是目
前機良久曰欲言言不及林下却商量

琅邪起禪師法嗣

俞道婆金陵人也市油糞爲業常隨衆參問琅邪邪
以臨濟無位真人話示之一日聞丐者唱蓮華樂云
不因柳毅傳書信何緣得到洞庭湖忽大悟以糞盤

投地夫傍睨曰你顛邪婆掌曰非汝境界往見琅邪
邪望之知其造詣問那箇は無位真人婆應聲曰有
一無位人六臂三頭努力瞋一擘華山分兩路萬年
流水不知春由是聲名藹著凡有僧至則曰兒兒僧
擬議卽掩門佛燈珣禪師往勘之婆見如前所問珣
曰爺在甚麼處婆轉身拜露柱珣卽踏倒曰將謂有
多少竒特便出婆蹶起曰兒兒來惜你則箇珣竟不
顧安首座至婆問甚處來安曰德山婆曰德山泰乃
老婆兒子安曰婆是甚人兒子婆曰被上座一問直
得立地放尿婆嘗頌馬祖不安因緣曰日面月面虛

空閃電雖然截斷天下衲僧舌頭分明祇道得一半
南嶽下十五世

昭覺勤禪師法嗣

臨安府徑山宗杲大慧普覺禪師宣城奚氏子夙有
英氣年十二入鄉校一日因與同窗戲以硯投之悞
中先生帽償金而歸曰大丈夫讀世間書曷若究出
世法卽詣東山慧雲院事慧齊年十七薙髮具毗尼
偶閱古雲門錄恍若舊習往依廣教瑄禪師棄遊四
方從曹洞諸老宿旣得其說去登寶峯謁湛堂準禪
師堂一見異之俾侍巾襪指以入道捷徑師橫機無

所讓堂訶曰汝曾未悟病在意識領解則爲所知障

堂疾革囑師曰吾去後當見川勤必能盡子機用卽勤

圓悟堂卒師趨謁無盡居士求堂塔銘無盡門庭高少

許可與師一言相契下榻延之名師庵曰妙喜泊後

再謁且囑令見圓悟師至天寧一日聞悟陞堂舉僧

問雲門如何是諸佛出身處門曰東山水上行若是

天寧卽不然忽有人問如何是諸佛出身處只向他

道熏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師於言下忽然前後際

斷雖然動相不生却坐在淨躰躰處悟謂曰也不易

你得到這田地可惜死了不能得活不疑言句是爲

大病不見道懸崖撒手自肯承當絕後再蘇欺君不
得須信有這箇道理遂令居擇木堂爲不釐務侍者

日同士大夫入室

擇木乃朝
士止息處

悟每舉有句無句如藤

倚樹問之師纔開口悟便曰不是不是經半載遂問
悟曰聞和尚當時在五祖曾問這話不知五祖道甚
麼悟笑而不答師曰和尚當時須對衆問如今說亦
何妨悟不得已謂曰我問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意旨
如何祖曰描也描不成畫也畫不就又問樹倒藤枯
時如何祖曰相隨來也師當下釋然曰我會也悟遂
舉數因緣詰之師酌對無滯悟曰始知吾不汝欺遂

著臨濟正宗記付之俚掌記室未幾令分座室中握
竹篋以驗學者叢林浩然歸重名振京師右丞相呂
公舜徒奏賜紫衣佛日之號會女真之變其酋欲取
禪僧十數人師在選得免趨吳虎丘度夏因閱華嚴
至菩薩登第七地證無生法忍洞曉向所請問湛堂
殃崛摩羅持鉢至產婦家因緣時圓悟詔住雲居師
往省覲至山次日卽請爲第一座時會中多龍象以
圓悟久虛座元俟師之來頗有不平之心及冬至秉
拂昭覺元禪師出衆問云眉間挂劍時如何師曰血
濺梵天圓悟於座下以手約云住住問得極好答得

更竒元乃歸衆叢林由是改觀園悟歸蜀師於雲居山後古雲門舊址創庵以居學者雲集久之入閩結茅於長樂洋嶼從之得法者十有三人又徙小溪雲門庵後應張丞相魏公浚徑山之命開堂日僧問人天普集選佛場開祖令當行如何舉唱師云鈍鳥逆風飛曰徧界且無尋覓處分明一點座中圓師曰人間無水不朝東復有僧競出師約住云假使大地盡末爲塵一一塵有一口一一口具無礙廣長舌相一一舌相出無量差別音聲一一音聲發無量差別言詞一一言詞有無量差別妙義如上塵數衲僧各各具如是口如是舌如是音聲如是言詞如是妙義同時致百千問難問問各別不消長老咳嗽一聲一時答了乘時於其中間作無量無邊廣大佛事一一佛事周徧法界所謂一毛現神變一切佛同說經於無量劫不得其邊際便恁麼去鬧熱門庭卽得正眼觀來正是業識茫茫無本可據祖師門下一點也用不著况復勾章棘句展弄詞鋒非唯埋沒從上宗乘亦乃笑破衲僧鼻孔所以道毫釐繫念三塗業因瞥爾情生萬劫羈鎖聖名凡號盡是虛聲殊相劣形皆爲幻色汝欲求之得無累乎及其厭之又成大患看他

先聖恁麼告報如國來兵器豈得已而用之本分事
上亦無這箇消息山僧今日如斯舉唱大似無夢說
夢好肉剜瘡檢點將來合喫拄杖只今莫有下得毒
手者麼若有堪報不報之恩共助無爲之化如無倒
行此令去也驀拈拄杖云橫按鎊鄒全正令太平寰
宇斬癡頑卓拄杖喝一喝便下座道法之盛冠于一
時衆二千餘皆諸方俊又侍郎張公九成亦從之遊
灑然契悟一日因議及朝政與師連禍紹興辛酉五
月毀衣牒屏居衡陽乃哀先德機語間與拈提離爲
三帙目曰正法眼藏凡十年移居梅陽又五年高宗
皇帝特恩放還明年春復僧伽梨四方虛席以邀率
不就後奉朝命居育王逾年有旨改徑山道俗歆慕
如初孝宗皇帝爲普安郡王時遣內都監入山謁師
師作偈爲獻及在建邸復遣內知客詣山供五百應
真請師說法祝延聖壽親書妙喜庵三字并製贊寵
寄之上堂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時節若至其
理自彰舉起拂子曰還見麼擊禪牀曰還聞麼聞見
分明是箇甚麼若向這裏提得去皇恩佛恩一時報
足其或未然徑山打葛藤去也復舉起拂子曰看看
無量壽世尊在徑山拂子頭上放大光明照不可說

不可說又不可說佛刹微塵數世界中轉大法輪作
無量無邊廣大佛事其中若凡若聖若正若邪若草
若木有情無情遇斯光者皆獲無上正等菩提所以
諸佛於此得之具一切種智諸大菩薩於此得之成
就諸波羅蜜辟支獨覺於此得之出無佛世現神通
光明諸聲聞衆洎夜來迎請五百阿羅漢於此得之
得八解脫具六神通天人於此得之增長十善脩羅
於此得之除其憍慢地獄於此得之頓超十地餓鬼
傍生及四生九類一切有情於此得之隨其根性各
得受用無量壽世尊放大光明作諸佛事已竟然後
以四大海水灌彌勒世尊頂與授阿耨多羅三藐三
菩提記當於補處作大佛事無量壽世尊有如是神
通有如是自在有如是威神到這裏還有知恩報恩
者麼若有出來與徑山相見爲汝證明如無聽取一
頌十方法界至人口法界所有卽其舌祇憑此口與
舌頭祝吾君壽無間歇億萬斯年注福源如海滉漾
永不竭師子窟內產狻猊鷲鷲定出丹山穴爲瑞爲
祥徧九垓草木昆蟲盡歡悅稽首不可思議事喻若
衆星拱明月故今宣暢妙伽陀第一義中真實說上
堂祖師道一心不生萬法無咎無咎無法不生不心

能隨境滅境逐能沈境由能境能由境能大小祖師
却作座主見解徑山卽不然眼不自見刀不自割喫
飯濟饑飲水定渴臨濟德山特地迷枉費精神施棒
喝除却棒拈却喝孟八郎漢如何止遏上堂拈拄杖
卓一下喝一喝曰德山棒臨濟喝今日爲君重拈撥
天何高地何闊休向糞掃堆上更添搯搥換却骨洗
却腸徑山退身三步許你諸人商量且道作麼生商
量擲下拄杖喝一喝曰紅粉易成端正女無錢難作
好兒郎上堂正月十四十五雙徑椎鑼打鼓要識祖
意西來看取村歌社舞上堂久雨不曾晴豁開天地
清祖師門下事何用更施呈上堂舉圓通秀禪師示
衆曰少林九年冷坐剛被神光覷破如今玉石難分
祇得麻纏紙裹這一箇那一箇更一箇若是明眼人
何須重說破徑山今日不免狗尾續貂也有些子老
胡九年話墮可惜當時放過致令默照之徒鬼窟長
年打坐這一箇那一箇更一箇雖然苦口叮嚀却似
樹頭風過結夏上堂文殊三處安居誌公不是閑和
尚迦葉欲行正令未免眼前見鬼且道徑山門下今
日事作麼生下座後大家觸禮三拜上堂僧問有麼
有麼庵主豎起拳頭還端的也無師便下座歸方丈

上堂水底泥牛嚼生鐵，憍梵鉢提咬著舌。海神怒把珊瑚鞭，須彌燈王痛不徹。上堂纔方八月中秋，又是九月十五。卓拄杖曰：唯有這箇不遷，擲拄杖曰：一衆耳聞目覩，圓悟禪師忌師拈香曰：這箇尊慈，平昔強項氣壓諸方，逞過頭底顛預用格外底籠侗。自言我以木樵子換天下人眼睛，殊不知被不孝之子將斷貫索穿却鼻孔。索頭旣在徑山，手裏要教伊生也。由徑山要教伊死也。由徑山且道以何爲驗，遂燒香曰：以此爲驗。僧問：達磨西來將何傳授？師曰：不可。總作野狐精見解曰：如何是麤入細？師曰：香水海裏一毛孔。孔曰：如何是細入麤？師曰：一毛孔裏香水海。問：古鏡未磨時如何？師曰：火不待日而熱。曰：磨後如何？師曰：風不待月而涼。曰：磨與未磨時如何？師曰：交問不與。萬法爲侶者，是甚麼人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卽向汝道意作麼？生師曰：釘釘膠黏，問一法若有毗盧墮。在凡夫萬法若無普賢，失其境界去。此二途請師速道。師曰：脫殼烏龜飛上天，問高揖釋迦不拜彌勒時如何？師曰：夢裏惺惺問大修行底人，還落因果也。無前百丈曰：不落因果爲甚麼？墮野狐身。師曰：逢人但恁麼舉，曰：祇如後百丈道不昧因果爲甚麼？脫野狐。

身師曰逢人但恁麼舉曰或有人問徑山大修行底人還落因果也無未審和尚向他道甚麼師曰向你道逢人但恁麼舉問明頭來時如何師曰頭大尾顛織曰暗頭來時如何師曰野馬嘶風蹄撥刺曰明日大悲院裏有齋又作麼生師曰雪峯道底問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時如何師曰親言出親口曰未審如何受持師曰但恁麼受持決不相賺問我宗無語句實無一法與人時如何師曰五味饋秤鎚問心佛俱忘時如何師曰賣扇老婆手遮目問教中道塵塵說刹刹說無間歇未審以何爲舌師拍禪牀右角一下僧曰世尊不說說迦葉不聞聞也師拍禪牀左角一下僧曰也知今日令不虛行師曰識甚好惡師室中間僧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你作麼生會僧曰領師曰領你屋裏七代先靈僧便喝師曰適來領而今喝干他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甚麼事僧無語師打出僧請益夾山境話聲未絕師便喝僧茫然師曰你問甚麼僧擬舉師連打喝出師纔見僧入便曰不是出去僧便出師曰沒量大人被語脉裏轉却次一僧入師亦曰不是出去僧却近前師曰向你道不是更近前覓箇甚麼便打出復一僧

入曰適來兩僧不會和尚意師低頭嗟一聲僧罔措
師打曰却是你會老僧意問僧我前日有一問在你
處你先前日答我了也卽今因甚麼瞌睡僧曰如是
如是師曰道甚麼僧曰不是不是師連打兩棒曰一
棒打你如是一棒打你不是舉竹篋問僧曰喚作竹
篋則觸不喚作竹篋則背不得下語不得無語速道
速道僧曰請和尚放下竹篋卽與和尚道師放下竹
篋僧拂袖便出師曰侍者認取這僧著又舉問僧僧
曰甕裏怕走却鼈那師下禪牀擒住曰此是誰語速
道僧曰實不敢謾昧老師此是竹庵和尚教某恁麼
道師連打數棒曰分明舉似諸方師年邁求解辛巳
春得旨退居明月堂隆興改元一夕星殞于寺西流
光赫然尋示微恙八月九日學徒問安師勉以弘道
徐曰吾翌日始行至五鼓親書遺奏又貽書辭紫巖
居士侍僧了賢請偈復大書曰生也祇恁麼死也祇
恁麼有偈與無偈是甚麼熱大擲筆委然而逝平明
有虵尺許腰首白色伏于龍王井欄如義服者乃龍
王示現也四衆哀號皇帝聞而歎惜上製師真贊曰
生滅不滅常住不住圓覺空明隨物現處丞相以次
致祭者沓來門弟子塔全身於明月堂之側壽七十

有五夏五十有八詔以明月堂爲妙喜庵謚曰普覺
塔名寶光淳熙初賜其全錄八十卷隨大藏流行
平江府虎丘紹隆禪師和之舍山人也九歲謝親居
佛慧院踰六年得度受具又五年荷包謁長蘆信禪
師得其大略有傳圓悟語至者師讀之嘆曰想醉生
液雖未澆腸沃胃要且使人慶快第恨未聆警效耳
遂由寶峯依湛堂客黃龍叩死心禪師次謁圓悟一
日入室悟問曰見見之時見非是見見猶離見見不
能及舉拳曰還見麼師曰見悟曰頭上安頭師聞脫
然契證悟叱曰見箇甚麼師曰竹密不妨流水過悟
肯之尋俛掌藏教有問悟曰隆藏主柔易若此何能
爲哉悟曰瞌睡虎耳後歸邑住城西開聖建炎之擾
乃結廬銅峯之下郡守李公光延居彰教次徙虎丘
道大顯著因追繹白雲端和尚立祖堂故事乃曰爲
人之後不能躬行遺訓於義安乎遂圖其像以奉安
之上堂曰凡有展托盡落今時不展不托墮坑落壑
直饒風吹不入水灑不著檢點將來自救不了豈不
見道直似寒潭月影靜夜鐘聲隨扣擊以無虧觸波
瀾而不散猶是生死岸頭事拈拄杖劃一劃云劃斷
古人多年葛藤點頭石不覺拊掌大笑且道笑箇甚

麼腦後見腮莫與往來上堂目前無法萬象森然意在目前突出難辨不是目前法觸處逢渠非耳目之所到不離見聞覺知雖然如是也須踏著他向上關捩子始得所以道羅籠不肯住呼喚不回頭佛祖不安排至今無處所如是則不勞歛念樓閣門開寸步不移百城俱到驀拈拄杖劃一劃云路逢死地莫打殺無底籃子盛將歸上堂曰百鳥不來春又暄凭欄溢目水連天無心還似今宵月照見三千與大千上堂摩竭陀國親行此令拈拄杖卓一下曰大盡三十日小盡二十九僧問爲國開堂一句作麼生道師曰一願皇帝萬壽二願重臣千秋曰祇如生佛未興時一著落在甚麼處師曰吾常於此切曰官不容鍼更借一問時如何師曰踞虎頭收虎尾曰中間事作麼生師曰草繩自縛漢曰毗婆尸佛早畱心直至如今不得妙師曰幾行巖下路少見白頭人問九旬禁足意旨如何師曰理長卽就曰祇如六根不具底人還禁得也無師曰穿過鼻孔曰學人今日小出大遇師曰降將不斬曰恁麼則和尚放某甲逐便也師曰停囚長智問雪峯道盡大地撮來如粟米粒大拋向面前漆桶不會打鼓普請看未審此意如何師曰一畝

之地三蛇九鼠曰乞師再垂指示師曰海口難宣問如何是大道真源師曰和泥合水曰便恁麼去時如何師曰截斷草鞋跟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蛇頭生角問古人到這裏因甚麼不肯住師曰老僧也恁麼曰忽然一刀兩段時如何師曰平地神仙問萬機休罷千聖不攜時如何師曰未足觀光曰還有奇特事也無師曰獨坐大雄峯紹興丙辰示微疾而逝塔全軀於寺之西南隅

慶元府育王山佛智端裕禪師吳越王之裔也六世祖守會稽因家焉師生而岐嶷眉目淵秀十四驅烏於大善寺十八得度受具往依淨慈一禪師未幾偶聞僧擊露柱曰你何不說禪師忽微省去謁龍門遠甘露卓泐潭祥皆以穎邁見推晚見圓悟於鍾阜一日悟問誰知正法眼藏向這瞎驢邊滅却卽今是滅不滅曰請和尚合取口好悟曰此猶未出常情師擬對悟擊之師頓去所滯侍悟居天寧命掌記室尋分座道聲藹著京西憲請開法丹霞次遷虎丘徑山謝事徇平江道俗之請庵于西華閱數稔勅居建康保寧後移蘇城萬壽及閩中玄沙壽山西禪復被旨補靈隱慈寧皇太后幸韋王第召師演法賜金襴袈裟

乞歸西華舊隱紹興戊辰秋赴育王之命上堂曰德
山入門便棒多向皮袋裏埋蹤臨濟入門便喝總在
聲塵中出沒若是英靈衲子直須足下風生超越古
今途轍拈拄杖卓一下喝一喝曰祇這箇何似生若
喚作棒喝瞌睡未惺不喚作棒喝未識德山臨濟畢
竟如何復卓一下曰總不得動著上堂盡大地是沙
門眼徧十方是自己光爲甚麼東弗于逮打鼓西瞿
耶尼不聞南瞻部洲點燈北鬱單越暗坐直饒向箇
裏道得十全猶是光影裏活計撼拂子曰百雜碎了
也作麼生是出身一路擲下拂子曰參上堂動則影
現覺則冰生直饒不動不覺猶是秦時轆轤鑽到這
裏便須千差密照萬戶俱開毫端撥轉機輪命脈不
沈毒海有時覺如湛水有時動若星飛有時動覺俱
忘有時照用自在且道正恁麼時是動是覺是照是
用還有區分得出底麼鐵牛橫古路觸著骨毛寒上
堂曰行時絕行跡說時無說蹤行說若到則垛生招
箭行說未明則神鋒割斷就使說無滲漏行不迷方
猶滯殼漏在若是大鵬金翅奮迅百千由旬十影神
駒馳驟四方八極不取次啗啄不隨處埋身且總不
依倚還有履踐分也無刹刹塵塵是要津上堂曰易

填巨壑難滿漏卮若有操持了無難易拈却大地寬
綽有餘放出纖毫礙塞無路忽若不拈不放向甚麼
處履踐同誠共休戚飲水亦須肥僧問如何是賓中
賓師曰你是田庫奴曰如何是賓中主師曰相逢猶
莽鹵曰如何是主中賓師曰劒氣爍愁雲曰如何是
主中主師曰敲骨打髓師蒞衆色必凜然寢食不背
衆唱道無倦紹興庚午十月初示微疾至十八日首
座法全請遺訓師曰盡此心意以道相資語絕而逝
火後目睛齒舌不壞其地發光終夕得設利者無計
踰月不絕黃冠羅肇常平日問道於師適外歸獨無
所獲道念勤切方與客食咀噍間若有物吐哺則設
利也大如菽色若琥珀好事者持去遂再拜於闍維
所聞香奩有聲亟開所獲如前而差紅潤門人奉遺
骨分塔於鄧峯西華諡大悟禪師

潭州大瀉佛性法泰禪師漢州李氏子僧問理隨事
變該萬有而一片虛凝事逐理融等千差而咸歸實
際如何是理法界師曰山河大地曰如何是事法界
師曰萬象森羅曰如何是理事無礙法界師曰東西
南北曰如何是事事無礙法界師曰上下四維上堂
推真真無有相窮妄妄無有形真妄兩無所有廓然

露出眼睛眼睛既露見箇甚麼曉日爍開巖畔雪朔
風吹綻臘梅華上堂寶劍拈來使用豈有遲疑眉毛
剔起便行更無回互一切處騰今煥古一切處截斷
羅籠不犯鋒鋦亦非顧鑑獨超物外則且置萬機喪
盡時如何八月秋何處熱上堂涅槃無異路方便有
多門拈起拄杖曰看看山僧拄杖子一口吸盡西江
水東海鯉魚躡跳上三十三天帝釋忿怒把須彌山
一搥粉碎堅牢地神合掌讚歎曰諦觀法王法法王
法如是以拄杖擊禪牀下座上堂達得人空法空未
稱祖佛家風體得全用全照亦非衲僧要妙直須打
破牢關識取向上一竅如何是向上一竅春寒料峭
凍殺年少上堂今朝正月已半是處燈火繚亂滿城
羅綺駢闐交互往來遊翫文殊走入鬧籃中普賢端
坐高樓看且道觀音在甚麼處震天椎畫鼓聒地奏
笙歌上堂渺渺邈邈十方該括坦坦蕩蕩絕形絕相
目欲眎而睛枯口欲談而詞喪文殊普賢全無伎倆
臨濟德山不妨提唱龜吞陝府鐵牛虵齧嘉州大像
嚇得東海鯉魚直至如今肚脹喜上堂火雲燒田苗
泉源絕流注娑竭大龍王不知在何處以拄杖擊禪
牀曰在這裏看看南山起雲北山下雨老僧更爲震

雷聲助發威光令遠布乃高聲曰闕弄闕弄上堂開口有時非開口有時是麤言及細語皆歸第一義釋迦老子碗鳴聲達磨西來屎臭氣唯有山前水牯牛身放毫光照天上堂得念失念無非解脫是甚麼語話成法破法皆名涅槃柴料掉沒交涉智慧愚癡通爲般若顛預佛性菩薩外道所成就法皆是菩提猶較些子然雖如是也是楊廣失駱駝上堂欲識佛去處祇這語聲是咄傅大士不識好惡以昭昭靈靈教壞人家男女被誌公和尚一喝曰大士莫作是說別更道看大士復說偈曰空手把鉏頭步行騎水牛人從橋上過橋流水不流誌公呵呵大笑曰前頭猶似可末後更愁人上堂憶昔遊方日獲得二種物一是金剛鎚一是千聖骨持行宇宙中氣岸高突兀如是三十年用之爲準則而今年老矣一物知何物擲下金剛鎚擊碎千聖骨拋向四衢道不能更惜得任意過浮生指南將作北呼龜以爲鼈喚豆以爲粟從他明眼人笑我無繩墨

台州護國此庵景元禪師永嘉楠溪張氏子年十八依靈山希拱圓具後習台教三禩棄謁圓悟於鍾阜因僧讀死心小參語云旣迷須得箇悟旣悟須識悟

中迷迷中悟迷悟雙忘却從無迷悟處建立一切法
師聞而疑卽趨佛殿以手托開門扉豁然大徹繼而
執侍機辯逸發圓悟目爲聾頭元侍者遂自題肖像
付之曰生平只說聾頭禪撞著聾頭如鐵壁脫却羅
龍截脚跟大地撮來墨漆黑晚年轉復沒刀刀奮金
剛椎碎窠窟他時要識圓悟面一爲渠儂併拈出圓
悟歸蜀師還浙東鏟彩埋光不求聞達括蒼守耿公
延禧嘗問道於圓悟因閱其語錄至題肖像得師爲
人乃致開法南明山遣使物色至台之報恩獲於衆
寮迫其受命方丈古公乃靈源高第聞其提唱亦深
駭異僧問三聖道我逢人卽出出則不爲人意旨如
何師曰八十翁翁嚼生鐵曰興化道我逢人則不出
出卽便爲人又作麼生師曰須彌頂上浪翻空問天
不能蓋地不能載是甚麼物師曰無孔鐵鎚曰天人
羣生類皆承此恩力也師曰莫妄想問三世諸佛說
不盡底句請師速道師曰眨上眉毛問昔年三平道
場重興是日圓悟高提祖印始自師傳如何是臨濟
宗師曰殺人活人不眨眼曰目前抽顧鑑領略者還
稀如何是雲門宗師曰頂門三眼耀乾坤曰未舉先
知未言先見如何是瀉仰宗師曰推不向前約不退

後曰三界唯心萬法唯識如何是法眼宗師曰箭鋒相直不相饒曰建化何妨行鳥道回途復妙顯家風如何是曹洞宗師曰手執夜明符幾箇知天曉曰向上還有路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向上路師曰黑漫漫地僧便喝師曰貪他一粒粟失却半年糧上堂威音王已前這一隊漢錯七錯八威音王已後這一隊漢落二落三而今這一隊漢坐立儼然且道是錯七錯八落二落三還定當得出麼舉拂子曰吽吽浴佛上堂這釋迦老子初生下來便作箇笑具一手指天一手指地云天上天下唯我獨尊後來雲門大師道我當時若見一棒打殺與狗子喫却貴圖天下太平尚有人不肯放過却道讚祖須是雲門始得且道那裏是讚他處莫是一棒打殺處是麼且喜沒交涉今日南明乍此住持祇得放過若不放過盡大地人並皆乞命始得如今事不獲已且同大眾向佛殿上每人與他一杓何故豈不見道乍可違條不可越例以拂子擊禪牀下座上堂野干鳴師子吼張得眼開得口動南星蹉北斗大眾還知落處麼金剛塔下蹲神龜火裏走師退居西山耿龍學請就淨光陞座靈峯古禪師舉白雲見楊岐岐令舉茶陵悟道頌公案請

師批判師乃曰諸禪德楊岐大笑眼觀東南意在西北白雲悟去聽事不真喚鐘作甕檢點將來和楊岐老漢都在架子上將錯就錯若是南明卽不然我有明珠一顆切忌當頭蹉過雖然覲面相呈也須一鎚打破舉拂子曰還會麼碁逢敵手難藏行詩到重吟始見功師示疾請西堂應庵華禪師爲座元付囑院事示訓如常俄握拳而逝茶毗得五色舍利齒舌右拳無少損塔于寺東劉阮洞前壽五十三

福州玄沙僧昭禪師上堂天上無彌勒地下無彌勒且道彌勒在甚麼處良久曰夜行莫踏白不是水更是石

平江府南峯雲辯禪師本郡人依閩之瑞峯章得度旋里謁穹窿圓忽有得遂通所見圓曰子雖得入未至當也切宜著鞭乃辭扣諸席後叅圓悟值入室纔踵門悟曰看脚下師打露柱一下悟曰何不著實道取一句師曰師若搖頭弟子擺尾悟曰你試擺尾看師翻筋斗而出悟大笑由是知名住後僧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曰霸王到烏江曰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曰築壇拜將曰如何是人境兩俱奪師曰萬里山河獲太平曰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曰龍吟霧起

虎嘯風生曰向上還有事也無師曰當面蹉過曰真箇作家師曰白日鬼迷人一日入城與道俗行至十郎巷有問巷在這裏十郎在甚處師奮臂曰隨我來臨安府靈隱慧遠佛海禪師眉山彭氏子年十三從藥師院宗辯爲僧詣大慈聽習棄依靈巖徽禪師微有省會圓悟復領昭覺師卽之聞悟普說舉龐居士問馬祖不與萬法爲侶因緣師忽頓悟什於衆衆掖之師乃曰吾夢覺矣至夜小叅師出問曰淨裸裸空無一物赤骨力貧無一錢戶破家亡乞師賑濟悟曰七珍八寶一時拏師曰禍不入謹家之門悟曰機不鑿曰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又作麼生師曰禿頂修羅舞柘枝問東山水上行意旨如何師曰初三十一不用擇日問文殊是七佛之師爲甚麼出女子定不得師曰擔頭不挂針問昔有一秀才作無鬼論論成有一鬼叱曰爭奈我何意作麼生師以手斫額曰何似生曰祇如五祖以手作鶡鳩觜曰谷呱呱又且如何師曰自領出去問庵內人爲甚麼不知庵外事師曰拄杖橫挑鐵蒺藜問不與萬法爲侶者是甚麼人師曰脚踏鞦韆一日鳴鼓陞堂師潛坐帳中侍僧尋之師忽撥開帳曰祇在這裏因甚麼不見僧無對師

曰大斧斫三門問僧一大藏教是惡口如何是本身
盧舍那僧曰天台普請南嶽遊山師別曰阿耨達池
深四十丈闊四十丈乙未秋示衆曰淳熙二年閏季
秋九月日開處莫出頭冷地著眼看明暗不相干彼
此分一半一種作貴人教誰賣柴炭向你道不可毀
不可讚體若虛空沒涯岸相喚相呼歸去來上元定
是正月半都下喧傳而疑之明年忽感微疾果以上
元揮偈安坐而化偈曰拗折秤鎚掀翻露布突出機
先鷗飛不度畱七日顏色不異塔全身於寺之烏峯
台州鴻福子文禪師上堂不昧不落作麼會會得依
離位墮在毒海師隨聲便喝悟以拄杖擊禪牀云喫
得棒也未師又喝悟連喝兩喝師便禮拜自此機鋒
峻發無所抵牾圓悟順寂師卽東下屢遷名刹由虎
丘奉詔住臯亭崇先復被旨補靈隱孝廟召對賜佛
海禪師上堂新歲有來由真茶上酒樓一雙爲兩脚
半箇有三頭突出神難辨相逢鬼見愁倒吹無孔笛
促拍舞涼州咄上堂好是仲春漸暖那堪寒食清明
萬疊雲山聳翠一天風月良隣在處華紅柳綠湖天
浪穩風平山禽枝上語諄諄再三瑣瑣碎碎囑付叮
叮嚶嚶你且道他叮嚶囑付箇甚麼卓拄杖日記取

明年今日依舊寒食清明上堂舉僧問睦州以一重去一重卽不問不以一重去一重時如何州曰昨日栽茄子今朝種冬瓜師曰問者善問不解答答者善答不解問山僧今日向饑鷹爪下奪肉猛虎口裏橫身爲你諸人說箇樣子登壇道士羽衣輕呪力雖窮法轉新拇指破開天地闔虵頭顛落鬼神驚僧問十二時中教學人如何用心師曰蘸雪喫冬瓜問浩浩塵中如何辨主師曰木杓頭邊鎌切菜曰莫便是和尚爲人處也無師曰研槌捺鉢飪問卽心卽佛時如何師曰頂分丫角曰非心非佛時如何師曰耳墜金前墮野狐一夜涼風生畫角滿船明月泛江湖

成都府正法建禪師上堂兔馬有角牛羊無角絕毫絕毫如山如嶽針鋒上師子翻身藕竅中大鵬展翼等閑突過北俱盧日月星辰一時黑

建康府華藏密印安民禪師嘉定府朱氏子初講楞嚴於成都爲義學所歸時圓悟居昭覺師與勝禪師爲友因造焉聞悟小叅舉國師三喚侍者因緣趙州拈云如人暗中書字字雖不成文彩已彰那裏是文彩已彰處師心疑之告香入室悟問座主講何經師曰楞嚴悟曰楞嚴有七處徵心八還辨見畢竟心在

甚麼處師多呈藝解悟皆不肯師復請益悟令一切處作文彩已彰會偶僧請益十玄談方舉問君心印作何顏悟厲聲曰文彩已彰師聞而有省遂求印證悟示以本色鉗鎚師則罔措一日白悟曰和尚休舉話待某說看悟諾師曰尋常拈槌豎拂豈不是經中道一切世界諸所有相皆卽菩提妙明真心悟笑曰你元來在這裏作活計師又曰下喝敲牀時豈不是返聞聞自性性性成無上道悟曰你豈不見經中道妙性圓明離諸名相師於言下釋然悟出蜀居夾山師罷講待行悟爲衆夜叅舉古帆未挂因緣師聞未領遂求決悟曰你問我師舉前話悟曰庭前柏樹子師卽洞明謂悟曰古人道如一滴投於巨壑殊不知大海投於一滴悟笑曰柰這漢何未幾令分座悟說偈曰休誇四分罷楞嚴按下雲頭徹底參莫學亮公親馬祖還如德嶠訪龍潭七年往返遊昭覺三載翱翔上碧巖今日煩克第一座百華叢裏現優曇後謁佛鑑於蔣山鑑問佛果有不曾亂爲人說底句曾與你說麼師曰合取狗口鑑震聲曰不是這箇道理師曰無人奪你鹽茶袋叫作甚麼鑑曰佛果若不爲你說我爲你說師曰和尚疑時退院別參去鑑呵呵大笑

師未幾開法保寧遷華藏旋里領中峯上堂衆賣華
兮獨賣松青青顏色不如紅算來終不與時合歸去
來兮翠藹中可笑古人恁麼道大似逃峯赴壑避溺
投火爭如隨分到尺八五分鏹頭邊討一箇半箇雖
然如是保寧半箇也不要何故富嫌千口少貧恨一
身多冬至上堂舉玉泉皓和尚云雪雪片片不别下
到臘月再從來年正月二月三月四月五月六月七
月八月九月十月依前不歇凍殺餓殺免教胡說亂
說師曰不是罵人亦非贊歎高出臨濟德山不似雲
居羅漢且道玉泉意作麼生良久曰但得雪消去自
然春到來師後示寂於本山闍維設利頗賸細民穴
地尺許皆得之尤光明瑩潔心舌亦不壞

成都府昭覺徹庵道元禪師綿州鄧氏子幼於降寂
寺圓具東遊謁大別道禪師因看廓然無聖之語忽
爾失笑曰達磨元來在這裏道譽之往參佛鑑佛眼
蒙賞識依圓悟於金山以所見告悟弗之許悟被詔
住雲居師從之雖有信入終以鯁芻之物未去爲疑
會悟問參徒生死到來時如何僧曰香臺子笑和尚
次問師汝作麼生師曰草賊大敗悟曰有人問你時
如何師擬答悟憑陵曰草賊大敗師卽徹證圓悟以

拳擊之師拊掌大笑悟曰汝見甚麼便如此師曰毒拳未報永劫不忘悟歸昭覺命首衆悟將順世以師繼席焉

臨安府中天竺伽堂中仁禪師洛陽人也少依東京奉先院出家宣和初賜牒於慶基殿落髮進具後往來三藏譯經所諦窮經論特於宗門未之信時圓悟居天寧凌晨謁之悟方爲衆入室師見敬服奮然造前悟曰依經解義三世佛冤離經一字卽同魔說速道速道師擬對悟劈口擊之因墜一齒卽大悟留天寧由是師資契合請問無間後開法大覺遷中天竺次徙靈峯上堂九十春光已過半養華天氣正融和海棠枝上鶯聲好道與時流見得麼然雖如是且透聲透色一句作麼生道金勒馬嘶芳草地玉樓人醉杏華天上堂舉狗子無佛性話乃曰二八佳人刺繡遲紫荊華下嚙黃鸝可憐無限傷春意盡在停鍼不語時淳熙甲午四月八日孝宗皇帝詔入賜座說法帝舉不與葛法爲侶因緣俾拈提師拈罷頌曰秤鎚擲出油閑言長語休腰纏十萬貫騎鶴上揚州癸亥中陞堂告衆而逝

眉州象耳山哀覺禪師郡之袁氏子出家傳燈試經

得度本名圓覺郡守填祠牒誤作袁字疑師慊然戲
謂之曰一字名可乎師笑曰一字已多郡守異之既
受具出蜀徧謁有道尊宿後往大瀉依佛性頃之入
室陳所見性曰汝忒煞遠在然知其爲法器俾克侍
者掌賓客師每侍性性必舉法華開示悟入四字令
下語又曰直待我豎點頭時汝方是也偶不職被斥
制中無依寓俗士家一日誦法華至亦復不知何者
是火何者爲舍乃豁然制罷歸省性見首肯之圓悟
再得旨住雲居師至彼以所得白悟悟呵云本是淨
地屙屎作麼師所疑頓釋紹興丁巳眉之象耳虛席
郡守謂此道場久爲蠹蝨囊橐非名流勝士莫能起
廢諸禪舉師應聘嘗語客曰東坡云我持此石歸袖
中有東海山谷云惠崇煙雨蘆鴈坐我瀟湘洞庭欲
喚扁舟歸去傍人謂是丹青此禪髓也又曰我敲牀
豎拂時釋迦老子孔夫子都齊立在下風有舉此語
似佛海遠禪師遠曰此覺老語也我此間卽不恁麼
眉州中巖華嚴祖覺禪師嘉州楊氏子幼聰慧書史
過目成誦著書排釋氏惡境忽現悔過出家依慧目
能禪師未幾疽發膝上五年醫莫愈因書華嚴合論
畢夜感異夢日卽捨杖步趨一日誦至現相品曰佛

身無有生而能示出生法性如虛空諸佛於中住無住亦無去處處皆見佛遂悟華嚴宗旨洎登僧籍府帥請講于千部堂詞辯宏放衆所歎服適南堂靜禪師過門謂師曰觀公講說獨步西南惜未解離文字相耳儻問道方外卽今之周金剛也師欣然罷講南遊依圓悟於鍾阜一日入室悟舉羅山道有言時踞虎頭收虎尾第一句云明宗旨無言時覲露機鋒如同電拂作麼生會師莫能對夙夜參究忽然有省作偈呈悟曰家住孤峯頂長年半掩門自嗟身已老活計付兒孫悟見許可次日入室悟又問昨日公案作麼生師擬對悟便喝曰佛法不是這箇道理師復留五年愈更迷悶後於廬山棲賢閱浮山遠禪師削執論云若道悟有親疎豈有旃檀林中却生臭草豁然契悟作偈寄圓悟曰出林依舊入蓬蒿天網恢恢不可逃誰信業緣無避處歸來不怕語聲高悟大喜持以示衆曰覺華嚴徹矣住後僧問最初威音王末後婁至佛未審叅見甚麼人師曰家住大梁城更問長安路曰只如德山擔疏鈔行脚意在甚麼處師曰拶破你眼睛曰與和尚悟華嚴宗旨相去幾何師曰同途不同轍曰昔日德山今朝和尚師曰夕陽西去水

東流上堂舉石霜和尚遷化衆請首座繼踵住持虔
侍者所問公案師曰宗師行處如火消冰透過是非
關全機亡得喪盡道首座滯在一色侍者知見超師
可謂體妙失宗全迷向背殊不知首座如鷺鷥立雪
品類不齊侍者似鳳翥丹青不縈金網一人高高山
頂立一人深深海底行各自隨方而來同會九重城
裏而今要識此二人麼豎起拂子曰龍臥碧潭風凜
凜垂下拂子曰鶴歸霄漢背摩天僧問如何是一喝
如金剛王寶劍師曰血濺梵天曰如何是一喝如踞
地師子師曰驚殺野狐狸曰如何是一喝如探竿影
草師曰驗得你骨出曰如何是一喝不作一喝用師
曰直須識取把鉞人莫道鴛鴦好毛羽

潭州福嚴文演禪師成都府楊氏子僧問如何是定
林正主師曰坐斷天下人舌頭曰未審如何親近師
曰覷著則瞎上堂當陽坐斷凡聖跡絕隨手放開天
回地轉直得日月交互虎嘯龍吟頭頭物物耳聞目
眎安立諦上是甚麼還委悉麼阿斯吒咄

平江府西山明因曇玩禪師溫州黃氏子徧叅叢席
宣和庚子回抵鍾阜適朝廷改僧爲德士師與同志
數人入頭陀巖食松自處久之圓悟被旨居是山親

至巖所令去鬚髮及悟詔補京師天寧與師俱往命
掌香水海未幾因舉杓擊鼓頓明大法凡有所問皆
對曰莫理會故流輩咸以莫理會稱之住後上堂汝
有一對眼我也有一對眼汝若瞞還自瞞汝若成佛
作祖老僧無汝底分汝若做驢做馬老僧救汝不得
衆檀越入山請上堂說偈曰我無長處名虛出謝汝
殷勤特地來明因無法堪分付謾把山門爲汝開
平江府虎丘雪庭元淨禪師雙溪人也上堂知有底
人過萬年如同一日不知有者過一日如同萬年不
見死心和尚道山僧行脚三十餘年以九十日爲一
夏增一日也不得減一日也不得取不得捨不得不
可得中祇麼得翠雲見處又且不然山僧行脚三十
來年誰管他一日九十日也無得也無不得處處當
來見彌勒且道彌勒在甚麼處金風吹渭水落葉滿
長安上堂說得須是見得見得又須說得見得說不
得落在陰界見解偏枯說得見不得落在時機墮在
毒海若是翠雲門下直饒說得見得好與三十棒說
不得見不得也好與三十棒翠雲恁麼道也好與三
十棒遂高聲召大衆曰嶮上堂日日東出日日日
西沒是時人知有自古自今如麻似粟忽然換轉話

頭亦不從東出亦不從西沒且道從甚處出沒若是透關底人聞恁麼道定知五里牌在郭門外若是透不過者往往道半山熱瞞人僧問如何是到家一句師曰坐觀成敗問不與萬法爲侶者是甚麼人師曰遠親不如近隣曰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卽向汝道又作麼生師曰近隣不如遠親問亡僧遷化向甚麼處去師曰糞堆頭曰意旨如何師曰築著磕著

衢州天寧訥堂梵思禪師蘇臺朱氏子上堂趯翻生死海踏倒涅槃岸世上無活人黃泉無死漢遂拈拄杖曰訥堂今日拄杖子有分付處也還有承當得者麼試出來擔荷看有麼有麼良久擲拄杖下座上堂知有底也喫粥喫飯不知有底也喫粥喫飯如何直下驗得他有之與無是之與非邪之與正若驗不出叅學事大遠在喝一喝下座上堂山僧是楊岐四世孫這老漢有箇三脚驢子弄蹄行公案雖人人舉得祇是不知落處山僧不惜眉毛爲諸人下箇注脚乃曰八角磨盤空裏走

岳州君山佛照覺禪師上堂舉古者道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諸人還識得麼若也不識爲你註破仰之彌高不隔絲毫要津把斷佛祖難

撰述
五燈會元卷十九
八十五
逃鑽之彌堅真體自然鳥啼華笑在碧巖前瞻之在前非正非偏十方坐斷威鎮大千忽焉在後一場漏逗堪笑雲門藏身北斗咄

平江府寶華顯禪師本郡人也上堂曰喫粥了也頭上安頭洗鉢盂去爲馳畫足更問如何自納敗闕良久高聲召大衆衆舉首師曰歸堂喫茶上堂禪莫參道休學歇意忘機常廊落現成公案早周遮祗箇無心已穿鑿直饒坐斷未生前難透山僧錯錯錯

紹興府東山覺禪師後住因聖上堂三通鼓罷諸人各各上來擬待理會祖師西來意還知劔去久矣麼設使直下悟去也是斬頭覓活東山事不獲已且向第二頭鞠撥看以手拍禪牀下座上堂花爛熳景暄妍休說壺中別有天百草頭邊如薦得東高三丈西闊八寸上堂舉昔廣額屠兒一日至佛所颺下屠刀曰我是千佛一數世尊曰如是如是今時叢林將謂廣額過去是一佛權現屠兒如此見廣額且喜沒交涉又曰廣額正是箇殺人不眨眼底漢颺下屠刀立地成佛且喜沒交涉又道廣額颺下屠刀曰我是千佛一數這一佛多少分明且喜沒交涉要識廣額麼夾路桃華風雨後馬蹄何處避殘紅

台州天封覺禪師上堂無生國裏未是安居萬仞崖頭豈容駐足且望空撒手直下翻身一句作麼生道人逢好事精神爽入火真金色轉鮮

成都府昭覺道祖首座初見圓悟於卽心是佛語下發明久之悟命分座一日爲衆入室餘二十許人師忽問曰生死到來如何回避僧無對師擲下拂子奄然而逝衆皆愕眙亟以聞悟悟至召曰祖首座師張目眎之悟曰抖擻精神透關去師點頭竟爾趨寂

南康軍雲居宗振首座丹丘人也依園悟於雲居一日仰瞻鐘閣倏然契證有詰之者座酌以三偈其後曰我有一機直下示伊青天霹靂電卷星馳德山臨濟棒喝徒施不傳之妙於汝何虧悟見大悅竟以節操自高道望愈重嘗書壁曰住在千峯最上層年將耳順任騰騰免教名字挂人齒甘作今朝百拙僧

樞密徐俯字師川號東湖居士每侍先龍圖謁法昌及靈源語論終日公聞之貌如也及法昌歸寂在笑談間公異之始篤信此道後丁父憂念無以報罔極命靈源歸孝址說法源登座問答已乃曰諸仁者祇如龍圖平日讀萬卷書如水傳器涓滴不遺且道尋常著在甚麼處而今捨識之後這著萬卷書底又却

向甚麼處著公聞灑然有得遂曰吾無憾矣源下座
問曰學士適來見箇甚麼便恁麼道公曰若有所見
則鈍置和尚去也源曰恁麼則老僧不如公曰和尚
是何心行源大笑靖康初爲尚書外郎與朝士同志
者挂鉢於天寧寺之擇木堂力參圓悟悟亦喜其見
地超邁一日至書記寮指悟頂相曰這老漢脚跟猶
未點地在悟頓面曰甕裏何曾走却鼈公曰且喜老
漢脚跟點地悟曰莫謗他好公休去

郡王趙令衿字表之號超然居士任南康政成事簡
多與禪衲遊公堂間爲摩詰文室適圓悟居甌阜公

欣然就其鑪錘悟不少假公固請悟曰此事要得相
應直須是死一回始得公默契嘗自疏之其略曰家
貧遭劫誰知盡底不存空屋無人幾度賊來亦打悟
見囑令加護紹興庚申冬公與汪內翰藻李叅政邴
曾侍郎開詣徑山謁大慧慧聞至乃令擊鼓入室公
欣然袖香趨之慧曰趙州洗鉢孟話居士作麼生會
公曰討甚麼碗拂袖便出慧起攔住曰古人向這裏
悟去你因甚麼却不悟公擬對慧拏之曰討甚麼碗
公曰還這老漢始得

侍郎李彌遜號普現居士少時讀書五行俱下年十

八中鄉舉登第京師旋歷華要至二十八歲爲中書舍人常入圓悟室一日早朝回至天津橋馬躍忽有省通身汗流直造天寧適悟出門遙見便喚曰居士且喜大事了畢公厲聲曰和尚眼華作甚麼悟便喝公亦喝於是機鋒迅捷凡與悟問答當機不讓公後遷吏部乞祠祿歸闈連江築庵自娛忽一日示微恙遽索湯沐浴畢遂趺坐作偈曰謾說從來牧護今日分明呈露虛空撥倒須彌說甚向上一路擲筆而逝覺庵道人祖氏建寧游察院之姪女也幼志不出適畱心祖道於圓悟示衆語下了然明白悟曰更須颺却所見始得自由祖答偈曰露柱抽橫骨虛空弄爪牙直饒玄會得猶是眼中沙

令人本明號明室自機契圓悟徧參名宿皆蒙印可紹興庚申二月望親書三偈寄呈草堂清微露謝世之意至旬末別親里而終草堂跋其偈後爲刊行大慧亦嘗垂語發揚偈曰不識煩惱是菩提若隨煩惱是愚癡起滅之時須要會鷄過新羅人不知不識煩惱是菩提淨華生淤泥人來問我若何爲喫粥喫飯了洗鉢盂莫管他莫管他終日癡憨弄海沙要識本來真面目便是祖師一木又道不得底又下死道得

底也又下死畢竟如何不許夜行投明須到
成都府范縣君者癯居歲久常坐而不臥聞圓悟住
昭覺往禮拜請示入道因緣悟令看不是心不是佛
不是物是箇甚麼久無所契范泣告悟曰和尚有何
方便令某易會悟曰却有箇方便遂令祇看是箇甚
麼後有省曰元來恁麼地近那

太平懃禪師法嗣

常德府文殊心道禪師眉州徐氏子年三十得度詣
成都習唯識自以爲至同舍詰之曰三界唯心萬法
唯識今目前萬象縱然心識安在師茫然不知對遂
出關周流江淮旣抵舒之太平聞佛鑑禪師夜叅舉
趙州栢樹子話至覺鐵背云先師無此語莫謗先師
好因大疑提撕旣久一夕豁然卽趨丈室擬敘所悟
鑑見來便閉門師曰和尚莫謾某甲鑑云十方無壁
落何不入門來師以拳搗破窻紙鑑卽開門搗住云
道道師以兩手捧鑑頭作口啐而出遂呈偈曰趙州
有箇栢樹話禪客相傳徧天下多是摘葉與尋枝不
能直向根源會覺公說道無此語正是惡言當面罵
禪人若具通方眼好向此中辨真假鑑深然之每對
客稱賞後命分座襄守請開法天寧未幾擢大別文

殊上堂曰師子嘖呻象王哮吼雲門北斗裏藏身白
雲因何喚作手三世諸佛不能知狸奴白牯却知有
且道作麼生是他知有底事雨打梨華蛺蝶飛風吹
柳絮毛毬走上堂拈拄杖直上指曰恁麼時刺破橋
尸迦脚跟卓一下曰恁麼時卓碎閻羅王頂骨乃指
東畔曰恁麼時穿過東海鯉魚眼睛指西畔曰恁麼
時塞却西王母鼻孔且道總不恁麼時如何今年雨
水多各宜頻曬眼宜和改元下詔改僧爲德士上堂
祖意西來事今朝特地新昔爲比丘相今作老君形
鶴氅披銀褐頭包蕉葉巾林泉無事客兩度受君恩
所以道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且道卽今是甚
麼時節毗盧遮那頂戴寶冠爲顯真中有俗文殊老
叟身披鶴氅且要俯順時宜一人旣爾衆人亦然大
家成立叢林喜得羣僊聚會共酌迷僊耐同唱步虛
詞或看靈寶度人經或說長生不死藥琴彈月下指
端發太古之音棊布軒前妙著出神機之外進一步
便到大羅天上退一步却入九幽城中祗如不進不
退一句又作麼生道直饒羽化三清路終是輪迴一
幻身二年九月復僧上堂不挂田衣著羽衣老君形
相頗相宜一年半內閑思想大底興衰各有時我佛

如來預識法之有難教中明載無不委知較量年代
正在于茲魔得其便惑亂正宗僧改俗形佛更名字
妄生邪解刪削經文鏡鈸停音鉢盂添足多般矯詐
欺罔聖君賴我皇帝陛下聖德聖明不忘付囑不廢
其教特賜宸章頒行天下仍許僧尼重新披削實謂
寒灰再焰枯木重榮不離俗形而作僧形不出魔界
而入佛界重鳴法鼓再整頽綱迷僊耐變爲甘露瓊
漿步虛詞翻作還鄉曲子放下銀木簡拈起尼師壇
昨朝稽首擎拳今日和南不審祇改舊時相不改舊
時人敢問大衆舊時人是一箇是兩箇良久曰秋風
也解嫌狼籍吹盡當年道教灰建炎三年春示衆舉
臨濟入滅囑三聖因緣師曰正法眼藏瞎驢滅臨濟
何曾有是說今古時人皆妄傳不信但看後三月至
閏三月賊鍾相叛其徒欲舉師南奔者師曰學道所
以了生死何避之有賊至師曰速見殺以快汝心賊
卽舉槩殘之血皆白乳賊駭引席覆之而去
韶州南華知昺禪師蜀之永康人也上堂此事最希
奇不礙當頭說東鄰田舍翁隨例得一椽非唯貫聲
色亦乃應時節若問是何宗八字不著人擊禪牀下
座上堂日日說時時舉似地擎山爭幾許隴西鸚鵡

得人憐大都祇爲能言語休思惟帶伴侶智者聊聞
猛提取更有一般也大奇猫兒偏解捉老鼠上堂以
拄杖向空中攪曰攪長河爲酥酪鰕蟹猶自眼搭眊
卓一下曰變大地作黃金窮漢依前赤骨力爲復自
家無分爲復不肯承當可中有箇漢荷負得行多少
人失錢遭罪再卓一下曰還會麼寶山到也須開眼
勿使忙忙空手回上堂春光爛熳華爭發子規啼落
西山月僑梵鉢提長吐舌底事分明向誰說嗔上堂
迷不自迷對悟立迷悟不自悟因迷說悟所以悟爲
迷之體迷爲悟之用迷悟兩無從箇中無別共無別
共撥不動祖師不將來鼻孔千斤重

潭州龍牙智才禪師舒州施氏子早服勤於佛鑑法
席而局務不辭難名已聞於叢林及遊方迫暮至黃
龍適死心在三門問其所從來旣稱名則知爲舒州
太平才莊主矣翌日入室死心問曰會得最初句便
會末後句會得末後句便會最初句最初末後拈放
一邊百丈野狐話作麼生會師曰入戶已知來見解
何須更舉轆中泥心曰新長老死在上座手裏也師
曰語言雖有異至理且無差心曰如何是無差底事
師曰不扣黃龍角焉知領下珠心便打初住嶽麓開

堂日僧問德山棒臨濟喝今日請師爲拈掇師曰蘇
嚕蘇嚕曰蘇嚕蘇嚕還有西來意也無師曰蘇嚕蘇
嚕由是叢林呼爲才蘇嚕後遷龍牙因欽宗皇帝登
位衆官請上堂祝聖已就座拈拄杖卓一下曰朝奉
疏中道本來奧境諸佛妙場適來拄杖子已爲諸人
說了也於斯悟去理無不顯事無不周如或未然不
免別通箇消息舜日重明四海清滿天和氣樂昇平
延祥拄杖生歡喜擲地山呼萬歲聲擲拄杖下座上
堂彈指一下曰彈指圓成八萬門剎那滅却三祇劫
若也見得行得健卽經行困卽歇若也不會兩箇鷓
鴒扛箇鼈上堂舉死和尚小參曰若論此事如人
家有三子第一子聰明智慧孝養父母接待往來主
掌家業第二子兇頑狡猾貪姪嗜酒倒街臥巷破壞
家業第三子盲聾瘖瘂菽麥不分是事不能祇會喫
飯三人中黃龍要選一人用更有四句死中有活活
中有死死中常死活中常活將此四句驗天下衲僧
師曰喚甚麼作四句三人姓甚名誰若也識得與黃
龍把手並行更無纖毫間隔如或未然不免借水獻
華去也三人共體用非用四句同音空不空欲識三
人并四句金烏初出一團紅師居龍牙十三載以清

苦菴衆衲子敬畏大帥席公震遷住雲溪經四稔紹
興戊午八月望俄集衆付寺事仍書偈曰戊午中秋
之日出家住持事畢臨行自己尚無有甚虛空可覓
其垂訓如常二十三日再集衆示問曰涅槃生死盡
是空華佛及衆生並爲增語汝等諸人合作麼生衆
皆下語不契師喝曰苦苦復曰白雲湧地明月當天
言訖趯然而逝火浴獲設利五色併靈骨塔於寺之
西北隅

明州蓬萊卿禪師上堂有句無句如藤倚樹且任諸
方點頭及乎樹倒藤枯上無衝天之計下無入地之
謀靈利漢這裏著得一隻眼便見七縱八橫舉拂子
曰看看一曲兩曲無人會雨過夜塘秋水深上堂杜
鵑聲裏春光暮滿地落華留不住璫璃殿上絕行蹤
誰人解插無根樹舉拄杖曰這箇是無根底且道解
開華也無良久曰祇因連夜雨又過一年春上堂舉
法眼道識得堯子周巾有餘雲門道識得堯子天地
懸殊師曰此二老人一人向高高山頂立一人向深
深海底行然雖如是一不是二不成落華流水裏啼
鷺閑亭雨歇夜將半片月還從海底生

安吉州何山佛燈守珣禪師郡之施氏子叅廣鑑瑛

禪師不契遂造太平隨衆咨請邈無所入乃封其衾
曰此生若不徹去誓不展此於是晝坐宵立如喪考
妣逾七七日忽佛鑑上堂曰森羅及萬象一法之所
印師聞頓悟往見鑑鑑曰可惜一顆明珠被這風顛
漢拾得乃詰之曰靈雲道自從一見桃華後直至如
今更不疑如何是他不疑處師曰莫道靈雲不疑只
今覓箇疑處了不可得鑑曰玄沙道諦當甚諦當敢
保老兄未徹在那裏是他未徹處師曰深知和尚老
婆心切鑑然之師拜起呈偈曰終日看天不舉頭桃
華爛熳始擡眸饒君更有遮天網透得牢關即便休
鑑屬令護持是夕厲聲謂衆曰這回珣上座穩睡去
也圓悟聞得疑其未然乃曰我須勘過始得遂令人
召至因與遊山偶到一水潭悟推師入水遽問曰牛
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潭深魚聚悟曰見後如何
師曰樹高招風悟曰見與未見時如何師曰伸脚在
縮脚裏悟大稱之鑑移蔣山命分座說法出住廬陵
之禾山退藏故里道俗迎居天聖後徙何山及天寧
上堂輾轢鑽住山斧佛祖出頭未輕與縱使醍醐滿
世間你無寶器如何取阿呵呵神山打羅道吾作舞
甜瓜徹蒂甜苦瓠連根苦上堂舉婆子燒庵話師曰

大凡扶宗立教須是其人你看他婆子雖是箇女人
宛有丈夫作略二十年篋油費醬固是可知一日向
百尺竿頭做箇失落直得用盡平生腕頭氣力自非
箇俗漢知機洎乎巧盡拙出然雖如是諸人要會麼
雪後始知松柏操事難方見丈夫心上堂如來禪祖
師道切忌將心外邊討從門所得卽非珍特地埋藏
衣裏寶禪家流須及早撥動祖師關候抖擻多年布
襖是非毀譽付之空豎闊橫長渾恰好君不見寒山
老終日嬉嬉長年把掃人問其中事若何入荒田不
揀信手拈來草叅僧問如何是賓中賓師曰客路如
天遠侯門似海深曰如何是賓中主師曰長因送客
處憶得別家時曰如何是主中賓師曰相逢不必問
前程曰如何是主中主師曰一朝權祖令誰是出頭
人曰賓主已蒙師指示向上宗乘事若何師曰向上
問將來曰如何是向上事師曰大海若知足百川應
倒流僧禮拜師曰珣上座三十年學得底師嘗謂衆
曰兄弟如有省悟處不拘時節請來露箇消息雪夜
有僧扣方丈門師起秉燭震威喝曰雪深夜半求決
疑情因甚麼威儀不具僧顧眎衣裓師逐出院每日
先師祇年五十九吾年五十六矣來日無多紹興甲

寅解制退天寧之席謂雙槐居士鄭績曰十月八日
是佛鑑忌則吾時至矣乞還鄆南十月四日鄭公遣
弟僧道如訊之師曰汝來正其時也先一日不著便
後一日蹉過了吾雖與佛鑑同條生終不同條死明
早可爲我尋一隻小船子來如曰要長者要高者師
曰高五尺許越三日鷄鳴端坐如平時侍者請遺偈
師曰不曾作得言訖而逝闍維舌根不壞郡人陳師
顏以寶函藏其家門弟子奉靈骨塔于普應院之側
隆興府泐潭擇明禪師上堂舉趙州訪茱萸探水因
緣師曰趙老雲收山嶽露茱萸雨過竹風清誰家別
館池塘裏一對鴛鴦畫不成又舉德山托鉢話師曰
從來家富小兒嬌偏向江頭弄畫橈引得老爺把不
住又來船上助歌謠上堂永嘉道一月普現一切水
一切水月一月攝豎起拂子云看看千江競注萬派
爭流若也素善行舟便諳水脉可以優游性海笑傲
煙波其或未然且歸林下坐更待月明時

台州寶藏本禪師上堂清明已過十餘日華雨闌珊
方寸深春色惱人眠不得黃鸝飛過綠楊陰遂大笑
下座

吉州大中祥符清海禪師初見佛鑑鑑問三世諸佛

一口吞盡何處更有衆生可教化此理如何師擬進
語鑑喝之師忽領旨述偈曰實際從來不受塵箇中
無舊亦無新青山況是吾家物不用尋家別問津鑑
曰放下著師禮拜而出

漳州淨衆佛真了燦禪師泉南羅氏子上堂重陽九
日菊華新一句明明亘古今楊廣橐駝無覓處夜來
足跡在松陰

隆興府谷山海禪師上堂一舉不再說已落二三相
見不揚眉翻成造作設使動絃別曲告往知來見鞭
影便行望剎竿回去脚跟下好與三十棒那堪更向
這裏撮摩石火收捉電光工夫在用渾閑事笑倒西
來碧眼胡卓拄杖下座

五燈會元卷第十九

丹陽居士賀懋熙懋照懋熒懋燾懋熒懋熒懋熒
先嚴賀學禮遺願施貲刻此

五燈會元第十九卷計字三萬七千九百五十
箇該銀一十九兩七錢三分

楚襄釋性融對長洲徐普書上元陶邦立刻
萬曆壬子歲春三月徑山寂照庵識



